

三十年重逢意更浓

胡英

三十年前，在114班我是班长，三十年后的今天，在这个聚会中，无论你官多大，无论你多富有，我依然还是班长！当年一说话就脸红的班长吹着哨子，拉开了聚会的帷幕。

三十年前，我们有幸相聚在桑植一中114班，害怕分别后自此天各一方，相见无期，于是约定好每隔十年聚一次。当年那个腼腆、害羞的刚，在铁路战线走南闯北，四处找寻失散多年的同学，终于将我们所有的同学重新聚集在一起。

天平山的夜晚不再是往日的宁静，篝火映红着每张兴奋的笑脸，尽管是多年才见面的同学，依然能够从彼此的神态或声音中追忆到当年的糗事：他曾经痴痴看着同桌的她傻笑；他曾经捉了一条蛇放在课桌里，吓得所有人往外跑，他还在幸灾乐祸；他和她在教室里打架，结果被她咬了一口……原来大家曾经有过那么多没心没肺的日子，真的好怀念那段美好时光！

篝火边，一直默默劳动着的杰和朝晖翻烤着食物，霎时，空气中弥漫着纯天然烤玉米、烤土豆、烤羊肉的味道。

那个从香港到澳门一路舟车劳顿的腌菜，不分昼夜千里赶回来。赶回来，只是为了在天平山的夜晚，在人群中看一眼已然是篝火燃烧时的最高火焰。

天平山位于八大公山的中心，海拔九百多米，山高路险，森林茂密，溪沟纵横，野生动植物种类繁多，是科考探险胜地，也是避暑休闲的旅游风景区。

薄雾还未散尽，在萨克斯手芳的一曲《好一朵茉莉花》的余音缭绕中，我们背着包，扛着班旗开始了原始大森林

的探奇。

于是，我们一大群来自不同岗位、有着不同际遇的成年人怀揣着一样的童真跟着向导一路嬉戏着前行，一如三十年前的班级郊游。

在这个原始森林中行走，路边有挺拔高大、亭亭如盖的苍松翠柏，也有虬枝盘旋、盘根错节的枯藤老树。太阳随着我们慢慢踱着步，薄雾散尽，太阳光透过树枝照在大家身上斑驳陆离，暖暖的，有着说不出的舒服。

看呀，龙虾花！呀，珙桐王！大家平时大多居于闹市，平时看不到的一些奇花异草此时都在这个森林里。奇形怪状的藤条枝蔓，匍匐爬壁的蕨类菌种，每一次发现都会引起一阵惊呼，从而会有一阵拍照的高峰。

踩着松软的枯叶，嗅着泥土的芬芳，感叹着大自然的神奇，妹妹儿你前面走喂，哥哥儿你后面来也……莉自编的桑植民歌调子也别有一番风趣。你方唱罢我登场，马桑树树儿搭灯台（哟嗨），写封（的）书信与（呀）姐带（哟），郎去当兵姐（也）在家（呀）这耳熟能详的歌被我们在这深山中唱出独特韵味。

每到峰回路转的时候，突然会冒出一挂小小的瀑布喷珠溅玉，或是一条蜿蜒的小溪汨汨有声。这一切又会让我们的驻足停留。这儿的水清澈透明，而且是沁人心脾的凉爽。细细观看，水中有很多野生虾蟹恣意享受着自然的恩惠，鱼儿也游得欢快。

顾着看风景，顾着忆往昔，顾着话将来，走在我前面的刚扛着班旗就是没有顾着脚下的青苔，脚一滑，坐在地上了。他还没有站起来便指着地下提醒大

家小心，站起来没顾上拍身上的泥土便一一搀扶着同学，他总是那么细心和热情。一路走来总是带着一些感动。大大咧咧的我接过旗子以为自己是一个巡山的大王，挥动着旗杆引得后面的怡笑靥如花。原来旗子挂在树枝上，我则是个光杆司令。

一路的风景，一路的歌声，一路的欢笑，我们终于登上了至高点——瞭望台。此时，天空蔚蓝，碧空如洗。放眼望去，大山峦重叠着小山峦，高山峰绵延着矮山峰……连绵起伏，重峦叠嶂，这里是山的世界！松石绿、橄榄绿、苹果绿、薄荷绿、孔雀绿、浅豆绿……林海茫茫，层峦叠翠，这里是绿的海洋！

山风阵阵袭来，令人心旷神怡。不经意间回过头，只见一直走在队伍后面的杰满面笑容，肩上挎着包，背上背着包，左手拎着大伙儿的水，右手则拿着手机，捕捉大伙儿最精彩的瞬间。

快乐总是让人忘记时间，可是，我们终究又得别离。短暂的相聚又带来更多美好，令人回味，悠长甘醇。

三十年前的毕业留言还铭记于心：聚不是开始，散也不是结束，现在短暂的离别，是为了今后更好的重逢。

此番的别离又带着更多的不舍与期盼。临别，我们再次拥抱，抱紧一生的学友情；我们再次握手，握住一世的同窗谊。

再会了，同学们！再会了，天平山！来年，咱们再约……

涑水与人家

黄真龙

涑水作为澧水的第一大支流，在慈利蒋家坪与之相汇，冲出的三角洲孕育了白官城的繁华，流淌出九溪卫的秘史，也勾划了百姓口中后河与前河的分野。有人说涑水是历史之河、文化之河、人文之河，但我却认为它首先是自然之河。

涑水下流淌过多次，已经领略过它的波澜壮阔。但到象市镇及以上的源头，却未曾一睹风采。从象市镇转道向山上走，便能看到那涓涓款款、柔情万种的涑水河。在雨水的冲刷下，仲夏的炎热蒸腾中，雾化如烟，颇似仙境。朋友说，十多年前的孩提时代，这里还没有桥，需要停车坐船，继而爬山。那时，因为路途遥远，行路虽坎坷，却能看到更多更丰盈的涑水风光。

现代化的交通可以让我们驻足桥上，身处其中，环顾整条涑水河。先是上游，右侧是清一色的传统村落，在雾气的滋润下已经成为了世外桃源。若是掩去了公路，还真不是自己所处的时代。是陶渊明的世外桃源还是秦始皇向往的蓬莱仙境？恐怕都是。原来的土家吊脚楼已经成为了了一根根石柱，两三层小楼，既有现代建

筑的笔挺，又有当年夯土的坚韧，掺杂在涑水之畔，哼唱着一曲民族大歌。

再远一点，便是湘西特有的山峦叠嶂，既有连绵千里的大山，也有可以攀缘游览的小坡，或近或远，或深或浅，镌刻进涑水人家的心中。灰蒙蒙的瓦片在绿树中掩映，山水交相呼应中，此处风景凝固成为一幅幅山水画卷。近处的，色彩鲜明，那是小桥流水人家，远处的，泼墨宏大，那是高山流水远方。

人家的对面，则是滩涂与长岛，除却打渔人家的偶尔靠岸，再也没有人的足迹，故而草木茂而丰盛，佳木秀而繁阴，看上去就好似张家界绝壁上的原始森林，令人遐想与向往。几株高耸的大树，旁逸斜出，甚至伸向了涑水，下面的鱼儿有了嬉戏遮阳的好地方，倒也悠哉游哉。

再看这涑水的水面，那何止一面镜子！何止打翻的墨盘！何止天河的璀璨！除却中国山水画的浓重与纷呈，我始终无法用其他词汇来形容这仙境。蒸腾起来的雾气，环绕在整个世界。滩涂之畔的雾气，浓重似仙境，铺天盖地，遮天蔽日，几乎不敢进去。稍远处的河面上，稍微弥散了

开来，烟笼寒水的夏日版活灵活现。再靠近吊脚楼的时候，便是薄雾与浓稠交构的世界。下面依然是淡泊一层，依稀可见的是绿中泛滥的水面，在岸边的侵蚀中有了别样的味道。在网上便是有了浓浓的一片，将吊脚楼延伸出来的地方牢牢锁在雾中，好似拦腰截断一般，将最上面的房子凌空架起，若非看到最下面的水泥柱，恐怕还会吓一跳。最上面则是远离水面十来米的高地，从浓雾中走来，带着它的凝重，在空气中挥发，最后成为一团、一丝、一点，恢复了天空本来的样子。这雾境中的吊脚楼，已然经过了仙气的加持。

最妙处要算是涑水停歇的那条小船，靠岸较近，却见不到人。那不是传统的蓑衣垂钓，而是现代化的机械船。这个庞然大物是复船，左侧一架集装箱，红得炸眼。右侧则是白色的七八十年的甲板船，偶尔可见的轮胎挂在外缘，那是中国人民的智慧，既保护安全又能够防撞。一幢白色的房子伫立在甲板船上，高耸的信号线刺入雾中。或许是没有渔人作业的缘故，一大块牛占布遮蔽了半座机船。现代化的船只在如梦如画的涑水雾中

别有一番风味，这一切并没有因为不合时宜而显得突兀，倒是清炒土豆丝盛到桌前撒上葱花，那番风味妙不可言。

更妙处是机板船的背后，是中国文人斜风细雨不须归中的小木船。那是稻草与木材的绝妙搭配，还有棕毛如布，掸去了雨水和严寒，给渔人一个风雨不侵的水上之家。它的存在何其合理！让我这个期待已久的文人墨客激动不已，满足了内心对涑水山水画的期许。

目光聚焦正前方，那是桥头的更为广袤的山水世界。云雾蒸腾，那便是另一番景象了。